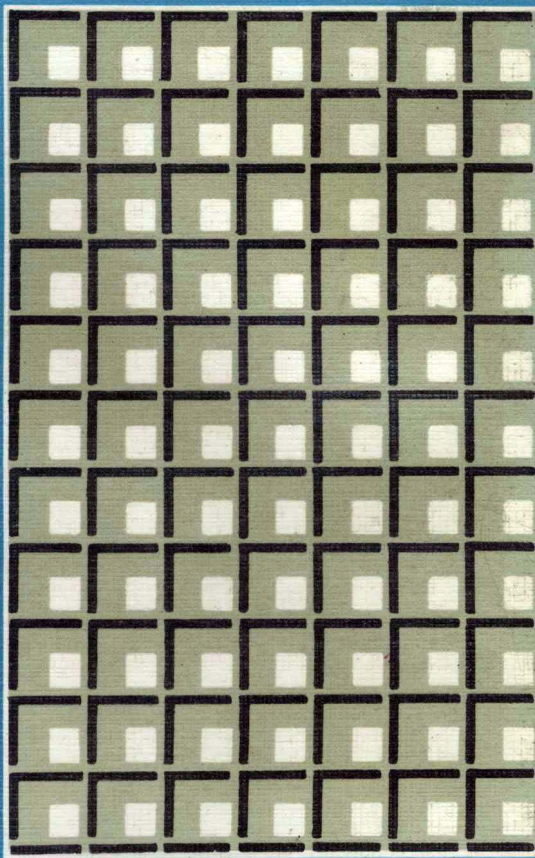


春風

林海音著



純文學叢書 38

春風

林海音著

38 書叢學文純

純文學叢書 38

春 風

定價 50 元

著 者：林 海 音

出版者：夏 林 含

發行者：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三〇號

郵撥帳號：五 三 三 三

電 話：三〇三〇一六一
三〇一六四六四

印刷者：文裕印刷有限公司

西園路二段一四〇巷三弄一二號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五月九版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

• 如發現本書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者
請寄回本社調換。

一 清晨的小姑娘

校園裏很寂靜，太陽剛照到牆邊上，校工還沒有開始工作。只有靜文一個人沿着操場散步。她深深的呼吸着早晨清新的空氣，嘴角上帶着笑意。走近牆邊時，太陽曬到她的頭和臉了，她立刻覺得身上暖暖的，心頭也暖暖的。這時為什麼有一種舒暢的感覺呢？大概和昨夜充足的睡眠很有關係，也許是因爲多日陰霾，今晨忽然陽光重現的緣故。

• 1 •

順着牆邊是一排花畦，密密的長着美人蕉，園工以爲學校的女學生們都喜歡花，便不斷的分秧栽種下去，於是辦公室、教員休息室、校長室，處處都開遍了這種花。她不得不下令園工停止這種分秧的工作，校園畢竟不是花園呀，花花草草太多了，就缺少了莊嚴的氣氛。

靜文遠遠望去，學校後門邊的花畦前，站着一個女孩子，白衣黑裙，背向着她。

——是瓊英。

她先這樣想，立刻又更正自己：怎麼會是瓊英呢！瓊英不可能一大清早站在那裏，更不可能穿着白衣黑裙的校服，因為瓊英已經大學畢業了，現在是一家報館的女記者了。但是，有一年，瓊英確是那樣站在那裏的，……………

靜文一邊走一邊想，走到操場邊的一個石墩子上，她坐下來。

——那時的瓊英也只有十四、五歲，小小的個子，臉上帶着純真的微笑，每天早上都在籬笆外邊修剪花草。

靜文接着想——人的際遇真是難以預料的，她幾乎每天都看見瓊英，但是從不曾注意她是什麼人，籬笆外面是屬於鄉下人的耕地，附近的住戶，有種田的，有種花的，有種菜的，還有開始試種酸葡萄的，都是純樸的鄉下人。

早晨到校園散步的習慣，由來已久，她一生從來晚睡早起，整個學校，沒有一個比她睡得更遲，也沒有一個比她起得更早。一早起來，她不驚動別人，自己到校園中去。她各處走動，操場

邊、牆角下、前門、後門，都要順便巡視一遍，見到碎紙、小鈕釦、斷粉筆，她便檢起來。她要學校乾乾淨淨的，就像她要她的女學生們的衣裙整整齊齊一樣。有一天，她走到籬笆邊，忽然清晨的小女孩抬起頭來向她笑了，那個笑容是如此純潔美麗，她不由得回報了一笑，並且問：

「你早，小妹妹。」

「早，校長。」

——咦？她知道我是校長！

「你每天來採花，這是你家種的嗎？」

「不是。」小姑娘說了，就低下了頭。

如果不是自己種的，她就不明白這小姑娘每天來剪採這些花，是怎麼回事了，但是她也不方便多問，因為她看見小姑娘難為情的樣子，心裡想，或許這小姑娘是種花人家雇來的女工也說不定。

第二天，第三天，以後每天早晨，她差不多都可以遇見小姑娘，並且打招呼。靜文從來不注意花朵是怎樣的美麗和芬芳，她也只知道很少的花名，但是那一幅少女採花圖，却引起了她的興趣，她每天都要向小姑娘問一問花的消息，也知道小姑娘是個賣花女，她向花主買了花去賣。小

姑娘對於花的豐富的常識也令她吃驚，她倒彷彿天天到這裏來上幾分鍾植物學了。

小姑娘和靜文混熟了，有一天，她問靜文：

「校長，你喜歡什麼花？」

「我嘛？——」靜文竟回答不上來了，聳聳肩笑了笑，「什麼花都喜歡。」

其實，她不是細心人，才沒有賞花的興緻，她一向只知道人生是如何的忙碌，她喜愛工作，也必須工作，哪還有賞花的閒情啊！不過在小姑娘的面前，她只好這樣隨便的回答一句了。

小姑娘却立刻從一大把花中，抽出了幾枝黃花，說：

「校長，帶幾枝黃水仙，放在您的辦公桌上吧！」

「多少錢？」

「送您的！」

「這怎麼好……」

這麼說着，小姑娘已經把一束黃水仙硬塞到她手中來了。她不能不接過來，說：

「謝謝你，你真是一個可愛的小姑娘，告訴我你什麼名字？」

「我叫宋瓊英，校長。瓊樓玉宇的瓊，落英繽紛的英。」

「噢——？」靜文不由得睜大了眼睛，說，「你唸了不少書。是在哪個學校讀書？」

「我唸到初中一，爸爸就死了，不能不休學，幫着媽媽賺錢。我現在自己唸。」瓊英是笑着說的，眼睛裏可像是閃着淚光。

「瓊英，」靜文拍着瓊英瘦小的肩頭說，「如果你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可以告訴我。」

「校長，我只羨慕她們。」瓊英指着從操場那邊走過來的一羣穿着白衣黑裙的女學生，她們都是住校生，現在要去餐廳吃早點。

「噢，我知道了。」……

靜文坐在石墩上不知過了多久，牆邊的女孩也失去了踪影。她很奇怪，那也許是一個幻覺。這樣早，不可能有穿着校服的學生在牆角採花。近來，她的眼睛不行了，眼鏡非得再去重配一付不可了。

前面操場上又有一羣羣女學生在走動了，她們是去吃早點的，時間已經不早，她也該回宿舍收拾收拾了。對了，她還忘記了呢，宋瓊英不是告訴她，說有一篇特寫會在今天的報上發表嗎？今年是她從事教育工作二十五年的紀念，也是她結婚二十五年的紀念，唉！結婚二十五年了。銀

婚！她不由得伸手攏了一下頭髮，還有銀髮！

回到宿舍，早點和晨報已經擺在桌上了。吃稀飯、豆腐乳、肉鬆，一定要配一份晨報，是她多少年來的習慣。可是今天她却有點怕打開這張晨報。瓊英曾打來電話說：

「校長，要不要我把稿子拿給您改正？」

「瓊英，我相信你寫的一定比我說的更有條理，而且，你的新聞文筆，我也不會改呀！」

瓊英在電話裏撒嬌了：

「校長，您真是，還跟我開玩笑！」

「我不開玩笑，我相信你也不會在稿子裏開我的玩笑啊！」

開玩笑的意思是指什麼，不要把她捧得太高，或者少寫一點她的婚姻，也就是這個意思吧！但是瓊英却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她不撒嬌了，似乎很嚴肅的在電話裏又說：

「校長，您放心吧，即使您不先看一遍，也會認為我寫得很得體。」

但是現在靜文却猶豫着不敢打開報紙。許多年來，她的名字被刊在報紙上這並不是第一次，她也習慣於被人讚揚，雖然她極力的避免，但是辦學的成績擺在那裏，也就禁不得人家來訪問、讚揚了。這次是宋瓊英來寫這篇訪問記，刊在一家最大的晨報上，在她從事教育二十五年的日子

裏；在她的婚姻生活瀕陷於危機的銀婚的日子裏。

靜文沒有在刊出前先閱讀瓊英的原稿，因為她尊重瓊英的寫作能力。瓊英已經是個出名的女記者了，她的稿子有萬千人在讀，前途光明燦爛，不再是當年明明女子中學作文簿上寫別字的小女學生了啊！但是如會寫些什麼呢？瓊英在訪問靜文的時候曾說過：「校長，我本來用不着訪問您，就可以寫出一篇完整的訪問記，我不過是來對一對您的出生年月、畢業年月、從事教育年月，當心不要寫錯日期就是了。」那是真話，瓊英在明明女中讀了三年高中之後，又在大學讀了四年新聞系，她們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在這七年中，瓊英曾親眼見到靜文的生活，親耳聽到靜文的談話，而且有許多次，靜文會把心聲向她的這個親自提携的女學生透露過。這樣，瓊英是知道她太多了，不會寫得超出了範圍吧？

靜文的筷子尖戳進了那塊豆腐乳，同時左手邊的報紙也不由得被翻開了第一張，第二張，終於，兩行頭號大字從第八版的婦女週刊中跳進她的眼睛：

「如坐春風裏——呂靜文校長訪問記」

本報記者宋瓊英

她沒有心意繼續吃稀飯了，嘸一下筷子上的豆潯乳，就扔下筷子，拿着報到書桌前詳細的逐

字讀下去：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明明女子中學校長呂靜文女士的平生抱負。當二十五年前她剛從大學畢業出來，走向教壇的第一天，就在當天的日記上寫下了這句話，直到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她沒有離開過教育崗位一步。

春日惠風下，記者在明明女中校長宿舍的小院子裏，訪問這位從事教育二十五年，最近得到教育廳「辦學優良」獎狀的呂校長，聽她侃侃而談。春風裏飄盪着呂校長溫和的笑容，也飄盪着她的辦學成績——幾絲銀髮。呂校長用手攏了攏她的頭髮，自嘲般的笑着說：

「頭髮似乎白得早了些，何必催我老呢？我還有許多事要做啊！」

某大學曾請她去擔任教授，她却婉拒了，她說教大學容易把一個人教得懶下來，有太多的時間不容易打發，因為她是一個總在「動」的人，閒懶下來的話，不知道會出什麼毛病。她又說，她雖然不一定頂佩服曾國藩，但是曾國藩「家書」中的幾句話，却正符合了她對生活的觀念。

那幾句話是：

「……身體雖弱，却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做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有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却，奄奄無氣，決難成事。」

呂校長便在這個信條下，打破許多困難而辦成功了一間私立女子中學。

五十年前，呂校長出生在中國西南一個省份的鄉下，像那樣不開化的地方，是不可能有一個女孩子被送到學校去讀書的，更何況她是一個孱弱的小女孩呢？但是在七歲喪父，而且下面還有四個弟弟妹妹的悲慘環境下，呂校長的不識字的母親，終於把這個大女兒先送進了私塾。那真是開風氣之先的一個「妄舉」，儘管是毀多於譽，但是呂校長的母親這種革命性的決定，終於給女兒——甚至於可以說是給窮鄉僻壤的婦女教育，開闢了一條路。呂家並不富有，何況還有一羣嗷嗷待哺的小孩，但是呂校長的母親只憑帶繭的雙手，洗、掃、煮、縫，把子女們各個送進了學校。

當呂校長帶着滿腹從私塾中得來的學問，踏入新式中學的大門時，她發現自己與現實環境格格不入，連阿拉伯數碼都不會寫，更不要說去演算一道雞兔同籠的四則題了！但是她這時已經從母親那裏學來了刻苦、堅忍、努力的精神，晚上晚睡，早上早起，磨練自己，鞭策自己。她說她在外埠中學住讀的時候，每天鷄鳴即起，打開一個雞蛋，冰涼涼的生吞下去，她不知道

那蛋是什麼滋味，只知道這是母親十指辛勞換來的一點營養品，要她吃了身體健康，好去應付那繁重的功課。她吞下了生雞蛋以後，便到校園裏去背誦英文，演算數學。她說，多少年來，努力不是爲目的，而是一種生活習慣了。

又因爲她後來幫助母親撫養弟妹，所以又無形中養成了愛護、鼓勵後進的習慣。她說她看不得一個失望的年青人，馬上要給這個失望者安排適當的求學環境；她更看不得一個散懶的年青人，馬上要給這個懶散者以鞭策和鼓勵。她有驚人的充沛的精力，她的個性雖略顯急躁，但是處理事情的快當、果斷，令人佩服。她以每天睡五小時就夠的精力，去應付繁重的永無止休的事務。她會是一個孱弱的小女孩，但是——她常常認爲在中學住校吃了兩年的生雞蛋，是由弱轉強的重要的事實。

明明女子中學和一般私立中學一樣，收費較爲高昂，因爲這是政府規定的收費辦法，她不能私自變更。但是由於她自己讀書時代環境不好，有此經驗，所以非辦到使貧苦的女學生也能來明明女中讀書不可，因此她在學校設立了許多獎學金辦法、工讀辦法，受其惠的學生不知道有多少。

有一個賣花女的故事，便是最好的例子，現在這個賣花女已經大學畢業了，當初她便是由

於呂校長的鼓勵和幫助，才得於讀完該校的高中後又進入大學。這個女學生在初中二時因為父親去世而輟學，每天清晨到女中附近的花園剪些花草去賣，賺錢孝敬母親。因為呂校長每天清晨都在校園散步，所以和這個小賣花女認識了，有一天賣花女送了呂校長一束黃水仙，並且隨便說出她無法繼續讀書的情形，呂校長便立刻安排了這個賣花女入學，使她半工半讀的完成了大學教育。

對於早晨，呂校長似乎有特別的情感和愛好，她厭惡晏起的人，她說晏起的人，一生等於過了半生，她又說，早起工作或讀書，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呂校長曾有一篇短小而可愛的散文，登在同學辦的壁報上，其實是足可以選入中學國文課本裏的。題目就是「早晨」，記者特為抄錄如下：

「每天早晨推開走廊的小窗，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帶含黛的山峰，晨曦把那遠遠的天空映成輕柔的玫瑰色。呼吸着清涼的空氣，覺得朝氣勃勃，——這樣的早晨，我非得為她做點兒什麼才甘心。」

門縫裏塞進來的晨報，我不要看，把清晨的好精神費在看世間鬭爭的新花樣、人們自尋苦惱的新方法和一切誨淫、盜竊的新聞，是一件糊塗事。

我傍窗前的書桌坐下，讀幾頁心愛的書，或者寫信給那久未見面的好友——我所寫的只有快樂，沒有埋怨；祇有努力，沒有頹廢；祇有希望，沒有氣餒。

這樣心平氣和的早晨，我們總要做些有益的事吧？但可惜的是都市生活者永遠趕不上和陽光一同起身，等到夢盡醒來，空氣已含滿塵埃和吵人的市聲。方才那如黛的山景，也在濃雲密罩下無影無踪了！」

呂校長今後努力的方針，仍着重於明明女中的擴展工作。十年的經營，由一片郊外荒園蓋起的兩排教室，到今天有了完善的圖書館、家事樓，和兩排設備近代化的學生宿舍，呂校長却仍不以爲滿意，她有意要使全校一千二百位同學都住到學校來，免除走讀的浪費時間精力。她說她不忍心看學生每天早晚化費差不多三小時在擁擠的交通工具上，那對學生是個傷害。她希望明明女中的學生，有一天全部住到學校來，每天在美麗、清新的校園裏度過清晨和黃昏！她不認爲這件事是件不重要的小事，如果她想到了，就一定要做。

呂校長是一個爲熱愛工作而付出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的人。她一生無子女，以培育別人的子女爲己任，她忽略了她自己的家庭生活，學校就是她的家！每天清晨，她漫步於校園裏，步履安詳而堅定，百年樹人的計劃，就常常是在獨自散步中決定的。如果你看到她低首徘徊時就

請不要向她打招呼或打擾她吧，因為那正許是有一件事，她尙未能決定啊！……

靜文看完了自己的學生寫的這篇訪問記了。報紙攤在膝蓋上，她呆呆的在想——這篇訪問記寫得好不好呢？因為事關自己，她不能判斷了。說是訪問記，實在是有訪無問，而像是一篇校長性格形成的分析。而且，瓊英這孩子真淘氣，竟巧妙的把自己到明明女中讀書的事情，不着痕跡的寫了進去，讀者哪裏知道賣花女的故事就是記者本身的故事呢？

瓊英並沒有寫得像一般人物特寫一樣，把生平履歷都抄一遍，這也許是一種更新鮮的寫法，不知道一般讀者看了，會怎麼說。

她知道，等會兒到辦公室去，她會陸續接到一些電話的，第一個就會是秀雲的，瓊英也會打來。明天她一定還會接到外埠和城裏朋友的信，他們都會說，看到報上的訪問記了，恭喜呀，了不起呀，這些話。

但是在這許多信件裏，她也會接到一封他的來信嗎？不會的，她知道字平的毛病，也許拿起筆來想寫，但是又不知該怎麼寫，就懶洋洋的放下筆。也真難說，教他寫什麼呢？像老朋友般的向她道賀嗎？算了！她也懶得想了，收拾起報紙，洗洗手，預備鐘響了。這一早上過得太鬆懈

了，想得多，做的少，這是她近來常有的情形。是健康不佳的關係？還是年紀太太了呢？靜文一邊想着，一邊向校長室走去。